

◆江湖脸谱

哑巴上街

许洁

哑巴闷得够呛，看到村口那堵隔离墙已经拆除了，哑巴顿时高兴起来，他终于可以去哑巴店逛街了。

哑巴店本是指江淮分水岭上的一条老街，不足500米长，但挺有街的样子，什么小卖部、理发店、修理店、五金店、家俬店、早餐店、农资店、手机店、土菜馆、诊所、菜市场等等，无所不在。若逢上赶集，老街上就走不动人。近些年来，连着老街的房子修得多了，人也多了起来。这是因为垂直于老街东西两头的新旧国道，给哑巴店人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。

哑巴还真认识“哑巴店”这三个字。有一年狗子和他一起上街时，曾经指着路边锈迹斑斑的地名牌取笑过他。狗子指了指牌子上用黑漆涂抹的三个字，又指了指自己张开的嘴巴，还指了指哑巴和这条老街。哑巴就都明白了狗子的意思。哑巴店的地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据说在很早以前，哑巴店方圆三里只有一个小商店，商店是个哑巴开的，人们如果要去买东西时，就说到哑巴店去。哑巴店的地名就是这样给叫出来的。

哑巴准备出门时，拿出了嫂子给他的压岁钱。压岁钱是用一个塑料袋子包裹好的，他一层一层地揭开塑料皮，小心地抽出来一张百元钞票，然后悄悄把钱袋子又放回床垫下面。嫂子在家很强势，哥哥都怕她。不过今年过年嫂子还不错，不仅给了哑巴压岁钱，还给他买了件灰黑色的秋冬季连帽外套。哑巴喜滋滋地把外套换上，照了照镜子，臭美了好一会。

从村口到哑巴店大约要走两公里的路程。之前还是一条土路，自从书生他们来到哑巴店后，就修成了水泥路。现在村子里都不种地了，书生他们种树的时候，村民们都会争着去上工。哑巴走着走着，不禁昂起了头，两边的乌桕树给他让开了道路。

街上的人不多，三三两两地，都戴上了口罩，哑巴也戴上了。哑巴到小商店里买了包普皖，撕开盒子，敲出来一支。嗅着嗅着，哑巴美美地闭上了眼睛。

王哥家门口的梅花已经快开过头了。王哥是早餐店的小老板，快六十岁了，还是那样憨实矮胖。早餐店不光卖包子，还卖馒头、饺子、糍糕、油条和稀饭。其实早餐店就是一个夫妻店，生意平常很不错，主要仰赖于老板娘王嫂。王嫂是个非常勤快的人，约摸四十来岁，模样周正，也是个善良人。平常上街，哑巴就喜欢到王哥家店里吃早餐。他挺佩服王嫂的，因为这些个好吃的面点，大多是王嫂的杰作。他想，当初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不远千里嫁给这样一个矮胖的老男人，该要咽下多少苦水！有时想想，人活得容易吗，自己从小到大不会讲话，被人欺凌是常有的事。世上的可怜人可真多啊，哪一个不都得好好地活着？

老王看到哑巴，招手喊了一声。店里好像不忙，有几个人提上包子就走了。哑巴大步迈进店里，见屋内空空无人，就一屁股坐到板凳上。王嫂从屋里快步走了出来，手里端着一扇大蒸笼。王嫂还是那样笑眯眯的，一笑就能让人酥到骨子里，可惜今天的口罩遮住了她嘴角上那颗好看的美人痣。不一会儿，王哥停下了手头的活，陪着哑巴坐了下来。哑巴掏出刚才买烟时找回来的钱，抽出一张“桂林山水”递给王哥，让王哥收下。王哥把钱交给王嫂，王嫂又还给了哑巴，示意不用给。哑巴执意推给王

嫂，王嫂就找回他五块钱。

哑巴终于放下了心，他已经不欠别人的债了。王哥家的包子钱，他从去年腊月二十八欠到现在，心里很是不安。他可从来不想欠别人的钱。可是没有办法啊，去年腊月二十八日凌晨一点多，他被做石匠的哥哥叫醒了，然后坐上哥哥的摩托车就到了哑巴店的艾哥家，敢情艾哥家在盖铁皮房子呢。说到帮工，哑巴倒是一把好手，这些年来他跟着哥哥学了不少，什么杂活脏活累活都能干。在几盏刺眼的白炽灯下，哑巴跟着几个不认识的人一起搭梯子、搬钢管、抬隔板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这样干到接近六点钟的时候，房子终于完工了。他看到哥哥被人叫走了，估计还有别的事。哑巴扯下尼龙手套，整个身子松弛了下来，他已经饿了。他慢慢晃到王哥店里，一口气吃掉了十五块钱的包子。那天哑巴没带钱，王嫂跟王哥说算了吧，哑巴挺可怜的。

哑巴出了早餐店，走到老街上，太阳又升起了一丈多。他捋下连衣帽，抬头东望，看到一行鸟儿正向着大平塘的方向飞去。



驰骋 杨如峰 摄

口袋给省略掉。有一年，母亲给我扯来一块草绿色布料，是当年的流行色，准备给我做一件“青年服”，但“青年服”上有四个口袋，衣料不够，老表别出心裁，把下面的两个大口袋省略了，我穿着不伦不类，被小伙伴们笑话。我很生气，可母亲却说，有新衣服穿就不错了，还这里挑剔那里挑剔！想想也是，也就不再和母亲纠缠。

过年的新衣一般在年前准备好。母亲为了防止我们尝新鲜，特意不钉上扣子，做好了的新衣压在箱底。过年的前一天，母亲才把新衣翻出来，绞好扣子眼，再一针一线地钉好扣子。过年的那天，等我们洗好澡，才让我们正正经经地穿上。穿上新衣服，左瞧瞧，右看看，甬提有多高兴了。穿上新衣服，必然要到村里转一圈，挺着身子，在伙伴们面前显摆一下。同村的小伙伴穿着新衣服，也会跑我面前，他们也是在显摆呢。

◆儿女情长

给母亲染发

云儿

母亲年轻时是个美人。一头如瀑的秀发，束成两根长长的辫子，杨柳腰一摆动，辫子就跟着动起来，像在弹奏一首欢快的曲子。

母亲开始染发时，我不太理解：一把年纪了，头发白了不是再正常不过吗？有几次回去，在家门口的理发店找到她，她一再解释说，一染黑，就感觉年轻了。我打趣道，也更美了。母亲害羞得像个小学生，偏头一笑。那是温柔甜美的笑容，我很喜欢。

突然有一天，理发店的小伙子不给母亲染发了，理由是老年人不宜染发。母亲很气恼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我去找小伙子讲情，极尽诚恳，小心翼翼，但小伙子告诉我，有好几次看到我母亲打牌回来，倚在邻居家的早点摊车边喘气，他以前遇见过突发疾病的顾客，被官司纠缠了好久。

原来这才是不肯给母亲染发的真实想法，无可厚非。

母亲好强，想自己染。她买回染发膏，在牌友的指导下，折腾大半天，不如意。此后染发成了母亲的头等大事，三个月一到就想染，每次染过，都觉得好累。我于是开始练习手艺，渐渐地，越来越娴熟。

周末，稍微闲一点，我把母亲接来家里。临近过年了，母亲想染发，因为正月里要走亲访友，把自己倒饬一番也在情理之中。我调整了一个最佳的位置，让她舒服地靠在椅子上，我在调配染色剂的时候，她居然发出轻微的鼾声。我小心地从左往右，从上往下，一绺一绺地染。母亲的头发比较稀疏，发质柔软，但因为偏长，所以不太好染，梳子上总是沾上掉落的细发，一不小心，就会惊着母亲。

至少花了二十分钟，才算染好。

母亲洗好澡出来，整个人神清气爽，在镜子前照了又照，看起来非常满意。

后来，母亲生病，我在医院里每天用五指替母亲梳头。她说出院后第一件事就去染发，她开发廊的学生答应给她染。

母亲最终还是没有去到她学生的理发店染发，她于两年前去逝了。前几天路过炒货店，我想买点油栗，忽然又想到，母亲不在了，我买给谁吃呢？那个小老太那么爱漂亮，那么喜欢吃油栗，那么喜欢吃油栗。我每次捧着油栗，手心里热热的，暖暖的，急匆匆地赶去看她的日子再也没有了。



◆流年碎影

显摆

徐累先

小时候家里穷，兄弟姐妹多，衣服大多是哥哥姐姐穿小了的，穿到我身上，早已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了。好在母亲手巧，再烂的衣服也能补得服服帖帖。我是男孩子，本来就不讲究，从不奢望穿上新衣服，何况能有一件不“露馅”的衣服遮体，已经很满足。

那会儿都是买布料请裁缝上门做。买布料需要布票，布票按人头发放，倒是够用，就是没钱买。供销社的老夏是父亲的同学，对我们家很关照，总是把一些布头攒起来，“徇私舞弊”，打折卖给我们家，相当于白送，帮

我们家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。布料有了，请裁缝又成了问题。我们家年年请的都是我的一位老表，但因为家里穷，裁缝工钱一拖再拖，甚至两三年也还不上，老表心生怨怼。有一年，他虽然口头上答应了，但今天推到明天，明天推到后天，迟迟不到我们家来，父母亲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，唉声叹气，说，人死得，穷不得，穷了，狗都嫌弃。眼看春节临近，母亲实在急了，跑到他家里，不问三七二十一，把缝纫机头拎回了家，才迫使这位老表来了。

因为买的都是布头，只好把两块布头拼接起来，或者把衣服上的